

心灵之悟

■陈雪玲

去年秋，我还是刚入校的新生。每到傍晚，我爱一个人散步，独自欣赏并享受着大学校园的开阔与宁静。

那天周末，沐浴着夕阳的余晖，我拿着一袋薯片边吃边在人工湖边的路上走。正走着，从旁边走来一人，我没在意仍低着头掏出一片薯片放在嘴里悠然自得地嚼。

“同学，你吃的什么？”一个温和的声音问我。我抬起头，看到一位个子高高的、衣着朴素，四五十岁的人。

“薯片，您要吃吗？”我含着薯片不经意地回答说。

“噢，我不吃，我只是怕你把吃过的食品袋随手扔到地上。你吃完了，把它扔到垃圾箱里，好吧！”他微笑着说，然后往前走。只见他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停下来弯腰捡起一张纸片，走了两步，又弯腰跑了几步捡起一个飘向湖边的塑料袋然后走向垃圾箱……我看着他高高的背影，不由得想起我的父亲。他总是在地里做完农活回到家，双手还是舍不得闲着，仍然不声不响地收拾自家庭院的杂物……我想，这高个子的人一定是我们学院里的一位很认真很负责的清洁工。因为，这个时候大家都下班了，各系的教师也都坐校车回家了，只有他还这样自觉加班、忠于职守。哎，看来，我不但可以学习他认真负责精神，我还要感谢这位清洁工的提醒。

军训结束后，在新学年的开学典礼上，我们几个高个女生坐在班级队列的最后面。忽然，我发现，主席台正中坐的一位领导有点面熟，好像是我曾在湖边见过的那位“清洁工”。很快，我不禁哑然失笑，笑自己视力太差，清洁工怎么能坐在那里呢？可是，当大会主持人宣布“请学院任书记讲话”时，我不禁为之一震。我站起身，睁大眼睛往台上辨认。是他！我竟然把院党委书记当成了清洁工？想起那天的情景，我心中涌起一股暖流……听着任书记热情动人的讲话，我忽然有所感悟：对呀！他不就是一位清洁工吗？一位我们大学生心灵的清洁工！

很久以前的一件小事之所以让我难忘让我感动，是因为“一滴水可以反映出太阳的光辉”。从任书记那细微的言行中，我看到了一位学校领导爱校如家的道德风范。也就是从那件事后，我不仅改掉了随手乱扔垃圾的毛病，还懂得了怎样做一个对学习对工作认真负责的人。



年关故事

■相裕亭

好。

我叔十八岁当兵，文化又不高，在部队喂猪、做饭，当了几年炊事兵，可能是把某个大领导伺候好了，复员时安排他到油田当工人。我叔很高兴，穿上石油工人的服装后还专门照了一张照片寄给老家。

那时我叔跟我婶子已经结了婚，我婶在老家务农。生产队看我叔家没有劳动力，不是少分给她粮食就是派她苦力活。无奈之下，我婶跟我叔去了油田。

我叔回来领我婶子去油田的那天早晨，在小巷口放了一挂长长的鞭炮，婶子把家中吃剩下的粮食背在肩上，我叔拎着分家时我爷爷给的几个小板凳，就那么默默地上路了。当时，我爷还在世，他老人家推着独轮车，把我叔婶一家送到村东的公路边上车后，我爷含着泪回来了。也就在那年冬天，我爷病逝了。我叔得到消息后，从几千里外的油田赶回来，竟然没有赶上听我爷的一句话。

但，这以后几年，每到春节，我叔都要赶回来给我爷上坟，而且每

次回来都大包小包的背着、扛着，进村时给大人们分烟卷，给孩子们撒糖块，明显看出，我叔在外面有钱了。

坟地上，我叔打发我和我哥到家祖上其他坟上烧纸，他一个人默默地站在我爷的坟前站了很久。

有一年，我和我叔从坟上回来，我妈把我堵在小屋里，悄声问我：“你叔在坟上说了什么？”

我一愣！心想：我跟我哥忙着到别的坟上烧纸去了，没听到我叔在坟上说什么。但，我觉得我妈那样问我，是个谜。

转过年，我叔又回来上坟时，我哥领着我往别的坟上送纸钱时，我半道上折回来，走近我爷的坟前，果然听到我叔在悄声说话，叔说：“爸，儿子在外面混得不是太好，让他们娘们跟着我受了不少委屈……”刚说了两句，我叔掏出手绢，捂在脸上，哭了！

我想，人世间总有许多不如意，我叔也许是在我爷坟前诉说自己的内心痛苦吧。



沙漠之舟

肖海清 摄

写在时间的船舷上

■沈素白

流年的风，吹着时光的船，不疾不徐，我们被渡到了 2009 年。

在这艘船上，我们都是匆匆渡客。出生之前，死亡之后，这只船于我们，都没有意义。不过造化厚德，我们成了船上的一员，虽然旅程不过百年，甚至其间还有可能因病因灾我们提前下船，不过，这些都没有关系，生命的所有意义，是从我们登上这条船之后才开始的。

不管偶然还是必然，乐意还是无奈，无一例外，在相同或不同的时刻，我们降生在在了时光的船上。那时，它是金色的摇篮，我们是懵懂无知的孩童，摇篮里，我们看不见忧烦伤痛。时光像摇篮一样晃晃悠悠着，我们长大了。

时光永远向前，不曾为谁驻留脚步。其间多少人，熟悉的，陌生的，走完生命之旅后就被无情地推入死亡之谷，这些看得多

了，便对自己正置身其中的这条船存了一份敬畏之心。

回首，多少世人世情皆隐没在时间的船尾，我们沐浴着古人燃烧了多年尚且溢着淡淡余温的文明霞光。

向前展望，茫茫复茫茫，时间之船载着我们要奔向哪里？其间，它会邀来什么福祉、什么灾难与生命同行，我看不清楚，只能猜想。

我们真正能够把握的，只有眼下这处时间的船舱。

记得 2009 年的第一天，立在时光的船舷上，如同对着一间新房，我精心做着安排。

首先，我把这船舱的三分之一留来做床，安放我的睡眠。睡眠是块沃壤，耕作好了，健康才能茁壮成长。

其次，我要在这船舱另外三分之一的地方，安放我的工作。健康是树根，工作是树干，生活

所有盛美的枝枝叶叶，都是靠工作所滋养的。一个人，如果没有工作，日日碌碌，即使生活再富有，也只是一根无济于世的藤蔓，勤于工作的人腰杆总是硬的。工作不仅给我们挺直的力量，还会使热爱它的人，远离空虚和堕落。快乐工作着的人，往往会被幸福之神授予最多的馈赠。

最后，我把船舱里还余有的三分之一地方再一分为二，一份留给亲情友情和爱情。剩下的一份，什么都不放，空着。书画需要留白，生命也需要留白，时间的船舱，放的东西太多，会很压抑；留一点空间给自己，在那里，我可以是一片云，由心卷舒；也可以是一块冰，任它消融；当然，更多的时候，我还可以是舞台上，沐着春风的童子中的一个，让自己轻松自得，如一缕风。



乡下大戏

■高毓明

“拉大锯，扯大锯，姥姥家唱大戏，接姑娘，请女婿，小外甥也要去……”听着儿子带着稚音的歌谣，我仿佛又回到了乡下老家。每年春节前后，家乡周围的村庄都要轮番唱上几台大戏，以祈求风调雨顺，来年有个好收成。戏班多是当地的草台班子，演员结构多是师带徒、徒带孙，一代代传承固定下来的，多数是群众熟悉的人。

每个戏班都拥有许多铁杆戏迷。邻居高二叔便是铁杆“粉丝”，只要附近村庄唱戏，戏场里几乎都有他的身影。甚至台上的一招一式和戏文台词，他都娴熟于心，尤其是包公戏，如陈州放粮、铡美案等。一次，一个“女包公”，因第一次上台怯场忘了台词，还是他“续”上的台词，给救了场。后来，“女包公”还拜他为师呢。

以前，家乡唱大戏，一村唱戏，周边村庄的亲戚都要邀请过来，村民还为谁家请的亲戚多引以为自豪。戏场里的场面，绝不逊色于鲁迅笔下的《社戏》场面，男女老少，人山人海，树上墙上皆是看戏的人。而今，家乡看戏的观众减少了，且多是中老年人听戏，小孩凑热闹。年轻人即便来看戏，也多是借看戏之名，来约会、谈婚嫁。

戏钱多是募捐的，哪村唱戏，哪村做东，唱戏的村庄是主场，多捐些钱，人均 10 元左右，附近村庄是客场少捐些，人均一二元左右，收个七八千元就可以唱上四五天。你方唱罢我登台，轮流做东，几乎天天有戏听、有会赶，不仅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，也促进经贸交流，融洽了邻里关系。尤其农闲时节，是群众一年中最惬意的一段生活。不仅如此，也为年轻人提供了相互认识和交流的舞台。

戏里戏外皆人生。一些传统戏剧久唱不衰，故事情节乡亲们耳熟能详。尤其故事里的经典人物形象常被乡亲们津津乐道，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和教育晚辈的素材。如清官形象包拯、海瑞，弱者代表秦香莲、窦娥等。

而今，看大戏的人越来越少了，一些草台班子为了吸引更多年轻人捧场，增加了一些所谓的流行元素，由动感的舞蹈、劲爆的乐曲、艳丽的服饰发展到媚俗的内容，这让一些老年人常常感叹道德的沦丧。

又是一年春节，家乡的大戏也鸣锣开唱。祈愿人们在拥有富足物质生活的同时，也要固守精神上的这份高雅、宁静与传统，固守心灵上的纯洁与高尚，少一些轻浮、低俗与媚俗。